後漢書

一二



列傳卷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郅惲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爲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

二族不得交宦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太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也音紀住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

縣敢諫之鼓旌幡也淮南子曰禹縣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幡曰敎導寡人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

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衆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擁塞也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夫子

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緥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繈緥前書音義曰繈落也緥被也緥或作褓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衞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

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謂伯禽也周公身既尊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抑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祀配天一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

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爲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要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滿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

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憚於危亡也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謂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人任横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官寺出囚徒也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

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敎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

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簒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

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苦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殁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

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末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顯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顯書曰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

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埶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

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詞之言也如未蒙

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

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恂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

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

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

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軔謂以頭枝車輪也王逸注楚詞曰軔止輪木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

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

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巳者故殺宣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受尚書於伏生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甞於母前叱狗

而永即去之去音丘呂反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

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當匈以韋爲之也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永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

為道路所識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為上加不者誤也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合辟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

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幸希也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

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闕里解見明紀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

爲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示誅彊橫說苑曰理國辟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御也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

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愼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隷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

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坐直言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皋詔書逆拜爲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

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辟（辟猶曉也）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方直也）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

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沘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沘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荊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

忠臣之子復爲司隷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漑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得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既大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功）今陛

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連坐者在汝南昱時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從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除禁錮興滅繼絶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從辭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

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舍橫學也字又作黌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

至卒於家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姞氏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音與古姞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郅音之日反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漢入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孔演圖曰卯金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故爲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

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爲左隊郡守爲大夫逯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逯音録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衒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

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傳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憚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腫蹠盩裂裳裹足鵠立秦庭盩音戾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斗也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合三爲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爲一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衆品者也顯表紀世圖録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録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漢

歷久長孔爲赤制言孔立作緯著歷運之期爲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爲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上天垂戒謂鎮歲熒惑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之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盛德

天之所顯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
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臣爲陛下孝子
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
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
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
病恍忽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
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
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
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建武

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

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船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上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

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揮鋒子若亡吾直爲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孰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

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去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繇姓咎繇之後繇音遥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

書敎后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爲之詩小雅曰兕觥其觩音酒思柔觥音古橫反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貪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搆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

奉觥遂受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尚書曰乃流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也豺虎從政豺虎貪獸以比縣延也既陷誹謗又露所言露顯也又對衆顯言於縣延之罪也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歛曰是重吾過也重再也遂不譏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

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廷君猶不納廷令雖去其埶必還言歙後必召廷也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盡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不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弗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趨北海語

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少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爲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爲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善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歙也言歙將以牛酒賞繇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

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而父老堯舜乎若爲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爲父老之人也悊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爲松子赤松子也悊以歸鄉隱逸自謂同之劉向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崐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胤嗣還奉墳墓盡學問道悊汝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悌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

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
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
到謝沈書曰敬閑居不脩人倫新遷都尉逼爲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
致甘露此清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
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案王莽改新蔡縣爲新遷也惲遂
客居江夏敎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
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
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
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

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

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王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齊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梨蒸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

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惲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城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也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彊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

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敕莫敢干犯壽雖
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莫有欺者以
公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
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
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
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
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
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
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

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
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
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
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
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謂采其詩而示之）爭臣七人以
自鑒照（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
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
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
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

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横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論語曰侍於君有三愆未見顏色而

言謂之譖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今廣州縣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易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

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上　范曄　後漢書三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蘇竟　楊厚

郎顗　襄楷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

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隨姓弟名也弟音悌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録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

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也研音午見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爲王莽國師公也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喜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拔之而饗其利乃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

至也〔陳平初事項羽後知羽必敗乃杖劍度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牙屈節謂臣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仰〕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陳平也〕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

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郅惲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祕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以火德王雖遭王莽簒奪一時闇昧令光武中興必盛明也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閒偷簒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肉臠分三輔舊事曰臠切千段皇天所以

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裴回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師曠雜事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失於常度辰星久而不効不効謂出入失度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前書曰昴畢閒爲天街氐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次舍於氐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

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王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爲房心宋之分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爲尾箕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筭或作舛或裴回藩屏或躑躅帝宮帝宮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裴回謂縈繞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臧久沈或

袞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亙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王

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歷法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春秋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

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曼於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

命伐郚殺管叔放蔡叔以郚餘人封康叔爲衛君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爲淄川王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敵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汝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王昭王反國將賞

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解衣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為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慱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學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唯有孟公論可觀者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臧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亭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字仲　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說文曰綈厚繒也綈音提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爲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爲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

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袁山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爲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以爲貴相凶也又京師及郡

國四十一兩水鄧太后專政也時統爲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爲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泰山松書曰鄧太后問厚曰大將軍鄧騭應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此不合其旨復習業犍爲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

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戹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閒閉四門聽外難羣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法改憲之道蠲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

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曅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荆交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遘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

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官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黄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禮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

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郎顗　襄楷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

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愽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鋭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

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内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

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爲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

厥炎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措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會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

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上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比音庇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

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詞之文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

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爲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音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卽三日九日並爲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人具爾瞻注云

節高峻貌也踰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鐘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鐘左傳曰四斗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鐘也棲遟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

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修乾坤之

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詣闕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

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

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朞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閒不過朞從今旦至明日旦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顗以陵園火災故引之也眚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爲實清濁爲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有寒温無貌濁清静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静無寒温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内荏以虚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温卦以温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

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寛也其後復寒者無寛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乗起恐後年已往

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戊亥之間爲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戸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

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緼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

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

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

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巳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巳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曰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宋景

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

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南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

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

亂多天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爲大辰伐又爲大辰廣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爲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

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爲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閒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

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南方火宿也鳥隼曰旟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旟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

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

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青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爲司徒至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王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詩汜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

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詩汜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爲水兌爲澤水在澤下是謂竭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

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戍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指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指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

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

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令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令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豫也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

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弟三為機弟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斗主為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

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王者隨天辟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倉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巳夥積王者之法辟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幷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檝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檝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

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能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

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讎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爵賞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由此四始謂關雎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

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詞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明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震宇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為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閒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稺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顓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

公羊傳曰元年春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寛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響而自從

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

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靁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靁乃發聲靁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靁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爲地震爲靁靁在地上故曰靁出地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靁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之象靁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靁而解資

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靁雨作靁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靁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靁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靁不靁太陽弱也令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綱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琁璣動作與天相應靁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靁反作其時無

歲靁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靁聲乃發太皓天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爲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

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刻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卯為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中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

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倉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猳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

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

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

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

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

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

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百丈廡災仍有光耀不絶明此天災非人

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

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

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

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簡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

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三年七月種羌寇隴西）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隰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

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二歲言百年舉全數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爲端門軌猶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燿中燿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也

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切謂迫近也）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九年雒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

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讙續漢志曰桓帝延熹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瓆字文理平原人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彊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瓆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臧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瓆宗室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瑨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諱經御名帝徵瑨詣廷尉下獄死瓆音質瑨音晉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

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瓚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

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廣雅曰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也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冄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千

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蚣蝑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唯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焉尚書中候曰舜沈璧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

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

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

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

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墯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詰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

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

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

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左傳魯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年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旁舍誅之因燔其石令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清者屬陽濁

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干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景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

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紝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紝音女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

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鬬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太平經興帝王篇曰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二名爲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爲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

得其意耳如今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王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眞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令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絶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孝沖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爲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湣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睢曰以任鄙之力

焉而死中休
未詳何世也
殷紂好色妲己是出
妲己蘇人之
美女也獻於
紂紂納以爲妻常與沈
湎於酒事見列女傳
葉公好龍眞龍游廷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
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畫龍天龍聞
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
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好眞龍也事見新序
今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
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
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
山陽公
載記曰
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
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
今乃反處常伯
常伯侍中也尚
書曰常伯常任
之位實非天意
又聞宮中立黄

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陁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爲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

欲美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詣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官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爲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

侯誅諸呂張澤閹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宮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喻告之乃去此其佐誅諸呂之功見前書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文帝使宦者趙談參乘爰盎伏車前曰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而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昌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僞託神靈謂上干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

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

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介道首標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目合乎吾之道迺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袙頭鼓

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録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絶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又曰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爲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爲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

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穀梁序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也）

贊曰仲桓術深蒲車屢尋（頻徵不至）蘇竟飛書

清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災戒寔

由政淫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下